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二一六回 施仕倫窩中受困 白馬李私探遭擒

且說薛鳳的老婆，娶的就是一枝桃謝虎的妹子，名叫謝素貞，生得嬌嬌標標，本領高強，善用雙刀。自從施公殺了謝虎，那妹子就要與他哥哥報仇，在他丈夫面前撒嬌撒癡的。薛鳳允許他妻子：「且等施不全進京，我就與他報仇。」謝素貞時常叫丈夫差人打聽，曉得施公升了總漕，奉旨出京，到淮安上任。這一日莊丁進來報說：「施不全到了靜海，在奉新驛住下公館。」

恰巧於七說起殺兄之事，那笑面虎薛鳳說：「酬大哥，你若報此仇，有何難哉？現在施不全住在奉新驛，何不前去刺了就完事咧！」於七說：「他手下頗有能耐之人，教我雙拳難敵四手。」薛鳳說：「酬大哥你又來了，唐官屯玄壇廟的當家和尚，就是飛山虎吳成，你我都是好朋友，而且與你一師門下出的家。」於七說：「我就到靜海走一道。」到了明日，薛家五虎擺酒饒行，於七就別了薛氏五虎，來到雙塘兒，就遇見了吳成在酒店內說話。被計全聽得的一段節目，前文表過不提。

卻說薛家窩內發出探事的人不少，靜海所做的事，薛家窩無有不知。那一日早晨，探事的莊丁來報說：「昨夜二更過後，有無數的官兵，把玄壇廟團團圍住了，殺聲震地。」薛氏兄弟聽得正在驚慌，隨後連連得信，說：「官兵打進廟內，只怕事情不好咧！」不多時，只見吳成踉踉蹌蹌的進來。薛氏兄弟連忙上前迎接。到了廳上，彼此見禮坐下。莊丁送上茶來。薛龍便問：「吳大哥，廟中怎樣了？我們薛酬兄弟事體如何？」吳成未曾開言，眼中早已流下淚來，說道：「一言難盡，如今大事休矣！」薛家弟兄聽了此言，知道薛酬凶多吉少，大家心慌。

吳成便把遇見薛酬頭尾細細說了一遍：「昨夜跳出牆來，藏在夾牆之內。幸虧到了天明，官兵官將回轉靜海去了，我們才敢出來，遇見廟內傭工，逃得性命。我想只得逃入深山，埋名隱姓，也無面目見天下好漢的了。」說罷就大哭起來。薛龍聽了他一片言語，心中慚愧。薛虎急得拍案大叫說：「吳大哥，太長他人志氣了！我只獨自一人，要去見個高低。不殺施不全與黃天霸這兩個刁娘養的，誓不為人。」薛鳳說道：「吳大哥被人如此欺負，莫說由薛酬而起，就是單為他外甥之事，弄到這般地位，我們也當拔刀相助。咱們哥兒四個，何不同去靜海走一遭？一來與吳大哥報仇雪恨，二來設法相救薛酬等四人。」薛龍說：「四弟言之有理，只是五弟尚未回來，不知探所得怎樣的了。」正在說著，只見莊門外亂嚷嚷的擁進一起人來，扛著一個人，四馬攢蹄，倒捆成一團，背後跟著薛豹與匆匆的進來。

眾人一齊站起身來。只見莊丁們將那人丟在地下，吳成一看，認得是施不全，心中大喜，便問：「怎樣的把他捉得來了？」

薛酬道：「我們自到靜海境內，就有酉牌時分，吩咐舟船停在方家堡。到方世杰家內，世杰擺酒款待我。說起來意。方世杰也是懷恨他們；因為施不全差遣他師姪神彈子李昆去盜他的丹藥，把他著傷。故此就把一個熏香匣子借我，教我到奉新驛公館，將眾人熏倒，一並殺卻，斬草除根。我就帶了兩個莊丁，趕到奉新驛公館，吩咐莊丁在後邊竹林內等候。我跳上瓦房，四週瞧看一番，哪知道這一班手下之人，都不在公館之中，只有幾個從人，殺他也是無益。到上房一看，但見椅子上坐著個家人，在那裡打盹，施不全睡在炕上打呼。我就飄身下去，將香點著，從窗孔內送進煙頭。過了一刻，想必熏倒的了，我就進去，從炕上扛了施不全，回身出來，仍舊上屋，到了後面下去；到竹林內喚出莊丁二人，扛了施不全，悄悄回到方家堡。」

恰巧方世杰家內用午餐了，就拉著入席。世杰談及昨夜官兵官將攻破玄壇廟，活捉靜喜和尚，並當家和尚的外甥，還有臥牛山兩位寨主。那當家和尚同他師父逃命去了。如今玄壇廟封鎖，被擒之人，都帶到靜海城去了。我聽此言，就說：怪道昨夜公館內沒見這班賊將，原來他們這樣狠心，下這毒手。幸虧天網恢恢，把施不全拿到，也好出口怨氣。當時就把施不全關在空屋之內，然後與方世杰商量劫救眾人。吃到天晚，略息片刻。

天一明我就起身，帶了兩個莊丁，到唐官屯玄壇廟看看形景。

哪知靜海城中發下差人、官軍，正在收屍埋葬。我只得回轉方家堡去。在半路上酒店內打尖，遇見□來個人，也到店內飲酒，部是客商打扮，帶著從人。細看他們行為不象平民百姓，面上都是雄風殺氣。我心中估量莫非施不全手下之人，找尋主人來的。後來吃完了酒，跟著他們一路往滄州大路而來。我找到岔路，自回方家堡，約定了方世杰即日准來幫助，我就帶了施不全下船，一路回來了。眾位哥哥須要留心著奸細進窩咧！」薛龍聽了，立刻吩咐莊丁傳話：各處加意小心，防有奸細進來，若有陌生人的船過來，不問好歹，一並拿住。哪知李七侯、何路通二人恰巧到來私探，就著了道兒。且看下回分解。